



詩書古傳

逸詩書

自卅三至卅四終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162
15





117  
162  
15

詩書古傳卷第三十三



日本立信陽太宰純輯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  
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  
工正。左氏傳：莊公二十二年。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云：狼矜怒，其友曰。

詩書古傳

卷第三十三

詩書古傳



盍死之。驪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驪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左氏傳杜

預曰：周志，周書也。詳見詩下雅功言篇。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左氏傳宣公二年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成公九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左氏傳已見書大禹謨篇



楚子囊伐鄭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左氏傳詳見詩小雅小旻篇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云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左氏傳詳見詩小雅采芣篇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云國子賦轡

之柔矣左氏傳詳見詩鄭之緇衣篇杜預曰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向氏欲攻司城云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

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左氏傳詳見鄭之羔

表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

茅鴟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杜預曰茅鴟逸詩刺不敬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蠶尾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

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吾不遷矣左氏傳昭公四年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夫云詩曰云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左氏傳詳見大雅文王篇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



詩書古傳 卷第三十三 四  
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云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左氏傳詳見詩小雅角弓篇。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

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左氏傳昭公十四年墨家語作默。楚子次于乾谿。云右尹子華夕。云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為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左氏傳昭公十二年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左氏傳詳見詩小雅車轄篇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左氏傳詳

見詩大雅大明篇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

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云云王不聽。十七年。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云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

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國語中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

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

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

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

詩也。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

禮之立成者為飲。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為

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

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



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陷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况天乎。國語周語下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管子

小問篇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管子形勢篇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禮記坊記

詩經卷之三



子曰。民以君為心。云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  
正。卒勞百姓。禮記詳見周書君牙篇。

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  
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  
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  
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  
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

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  
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禮記孔穎

達曰。此狸首之詩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論語八佾篇。

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子罕篇。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  
 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  
 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  
 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  
 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  
 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  
 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  
 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  
 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  
 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

家語六  
本篇

大戴禮曰。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  
 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  
 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  
 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少眇其後乎。  
 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  
 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  
 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  
 也。四代篇

詩書古傳

卷第三十三

世



鮮民之生  
矣不知死  
之久矣二  
句見小雅  
莫我謂

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憒憒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兵用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云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

晏子春秋詳見  
詩大雅瞻仰篇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晏子春秋

又見左氏傳昭  
公二十六年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



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  
 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  
 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  
 籍秦高疆。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染於  
 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仇  
 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  
 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  
 其行理也。行理性當作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  
 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

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  
 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  
 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  
 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  
 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  
 曰。必其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墨子所  
 墨子曰。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  
 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



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七患篇

又曰：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同上

又曰：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

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尚賢中篇。純曰：此道者，尚賢使能之道也。

又曰：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群屬輔佐。尚賢下篇

又曰：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乎乎，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



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詳見詩大雅抑篇

又曰。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別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非攻中篇

又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天志中篇  
又曰。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



擊手一作擊

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成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眾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擊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儆。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宗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玃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明鬼下篇

又曰。為樂非也。云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

食。將將銘。莫罄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

章聞于天。天用弗式。詳見商書伊訓篇

又曰。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云有於三

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

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

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詳見商書仲虺之誥篇。純曰。且

當作曰。或曰。當作且。降天當作天降。

又曰。息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禱。既防

凶心。天加之咎。不順厥德。天命焉葆。詳見仲虺之誥篇



孟子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萬章上篇。趙岐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朱熹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蓋古書之辭。

荀子曰。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詩云。如霜露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王霸篇

又曰。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

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臣道篇

又曰。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天論篇

又曰。主道利明不利幽。云書曰。克明明德。詳見詩大雅大明篇

又曰。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有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各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解蔽篇

又曰。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云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詳見詩大雅大明篇

又曰。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袂辭

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正名篇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雖不塞。藪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



家語困  
善作人  
與已與  
不汝欺  
與

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荀子法行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

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

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

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

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荀子子道篇。楊倞曰。

或曰。繆。綢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劉辰翁曰。語句似風雅逸詩。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

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

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列子湯問篇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

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外物篇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

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



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莊子盜跖篇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論書篇注曰。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前行。或作前列。

韓子曰。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說林下篇

又曰。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外儲說左上篇

又曰。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難勢篇



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戰國策詳見詩大雅

湯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

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

他慮也。戰國策秦策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同上。詳見詩小雅。巧言篇。純按周書大武解云。政有四威。五和。



五和五遠  
宅不薄

范雎曰。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  
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  
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  
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

同上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  
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  
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  
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同上  
魏策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九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  
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  
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

同上蘇子即蘇秦

詩書古傳卷第三十三終

詩書古傳卷第三十四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逸詩書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于車



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士篇

又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疇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

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為道大矣。聽言篇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呂氏春秋 孝行篇

呂氏春秋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

慎大篇

又曰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權勳篇

又曰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詳見詩周南兔置篇

又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賁信篇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



人哉寬也。

呂氏春秋長利篇

呂氏春秋曰。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正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

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潘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行論篇

又曰。亂必有第。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故詩曰。毋過



亂門所以遠之也。原亂篇

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韓詩外傳詳見詩小雅巧言篇

新語曰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僂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

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而祈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辨惑篇純按首足異河而出疑有誤也新書曰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己君國



子民者。及求之已。而君道備矣。君道篇

淮南子曰。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

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

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

其風。覽真訓

又曰。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

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

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汎論訓

春秋繁露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

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

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舍容其惡。不能為君

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

也。玉杯篇

史記曰。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

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

封禪。則近之矣。封禪書。陳仁錫曰。詩當作書。

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

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

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

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



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殺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史記楚世家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史記詳見詩鄘之相鼠篇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同上

蔡澤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史記蔡澤傳君謂本有難及是時事有罪然且不可不察也

蒙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



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史記蒙恬傳

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史記主父偃傳

太史公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同上。貨殖傳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傅賈



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說苑尊賢篇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說苑善說篇

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列女傳詳見詩小雅鼓鐘篇

古有白水之詩。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列女傳詳見詩大雅板篇

詩云。敬之敬之。天意可回。列女傳詳見詩周南關雎篇

嚴延年母。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子。皆



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而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戮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

胡本全  
作今

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此嚴母之謂也。列女傳  
仁智傳  
漢武帝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漢書武帝紀  
元鼎五年。冬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朕自眇身。託于王侯之



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呂祈豐年。冀州雕壤。迺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親省邊壘。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齊戒。丁酉。拜況于郊。

同上漢書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

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律歷志

又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

年命。詳見詩大雅假樂篇。書偽泰誓。

漢書曰。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詳見詩大雅皇矣篇

董仲舒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彞德之效也。

漢書董仲舒傳書偽泰誓



東方朔曰。大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漢書

東方朔傳

谷永上疏曰。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漢書陳湯傳。湯。陳湯。

平當上書曰。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

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漢書平當傳

蕭望之曰。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漢書。詳見詩商頌長發篇。

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曰。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高。作



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云云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云云宜窮竟考問。漢書

王商傳

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

宗是長。是信是使。漢書詳見詩小雅正月篇

漢群臣奏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漢書王莽傳

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伾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倢伾。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

漢書王莽傳



圖何戒伯曰沈涵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或謬  
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  
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

漢書  
叙傳

東與劉坐於董鳳圖畫於神報賦心於貴於文樂工  
宴於之會又賦李詩於中皆行燕舉白筠天大賦  
美善故愛書出為始於林何與時人於禁中  
賦深於為皇自大將軍與富平天刻氣冠於  
命詩皇風燕班對於東宮賦於春平燕於  
詩書古傳卷第三十四 終

詩書古傳跋

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春臺先生著詩

書古傳蓋據此語也古傳所載孔氏之書

左氏春秋內外傳及戰國秦漢諸子所舉

詩書文與其事也夫趙衰之言至言也

先生之功偉功也義者先王之義也先王

之教傳自孔子孔子所傳莫尚於詩書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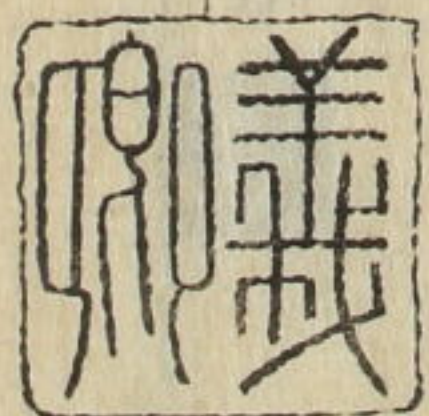
言書一傳  
傳詩書者數十家具載藝文志而今所行  
於世者自韓詩外傳而外皆訓詁耳至其  
就府中取義則非孔氏之書左氏春秋內  
外傳及戰國秦漢諸子所舉者不可復觀  
而已故余謂趙衰之言至言也 先生之  
功偉功也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  
道不可不讀詩書讀詩書不可不讀古傳

矣傳說有言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古傳所  
載皆古訓也學者善讀之於先王之道必  
有所獲矣先王之道如高山景行今讀古  
傳者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也可不務乎  
其稿已成分卷三十四 先生手寫過半  
至延享有卯春疾篤遂不愈卒嗚呼哀哉  
遺命使方繼其業方雖不敏無所及命因



詩書古傳  
繼繕寫其第二十卷第二十張以下至  
終編方西書也而先生所書第四卷凱  
風篇脫一節文多不可竄入遂改書自九  
張至二十五張是歲業成竊喜先王之教  
得先生之古傳而後益明矣方也無似  
辱先生之命今已竣事乃書其後云  
延享戊辰春三月

門人加賀大幸方謹識



詩書古傳跋終



右詩書古傳三十四卷春臺大宰先生所著也  
不佞文由諸鑣梨棗以垂不朽仍謀校於其後  
大鹽子頭大曾君則二公戮力雖對三換表萬  
二公之功誠可謂偉也矣今茲告竣發行云  
審曆戊寅季冬

書肆嵩山房小林文忠謹書



太宰彌右衛門輯

寶曆八年戊寅春二月吉日

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江都



